

●人物剪影

忆父母

易祥茸

在我稍微有点记忆的时候,就知道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除爷爷、奶奶、父母外,光兄弟姐妹就有九人。人口虽多,但主要劳动力却只有父亲一个。父亲很能干,家里十来亩地每年的播种收割全靠他一双手。大哥、二哥虽也能帮着干点活,但还是唱不了主角、挑不了正担。父亲还是个多面手,做个桌椅板凳、织个篾篓、打个水桶,样样都里手。只要是雨雪天气,父亲就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些工夫上。因此,虽然家里人口多,事情杂,由于父亲勤劳,母亲精打细算,日子还算勉强过得去。

正在一家人靠着父亲的努力艰难度日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受伤了。那是一年冬天,父亲要借农闲去向一个姓余的师傅学点堪輿知识。师傅离我家虽然只有二三里远,但要经过一个森林茂密的山冲。每到晚上,这里常有野兽出没,当然也就有人晚上在这里设陷阱、放弩箭。有一天,我父亲回家迟了点,天黑没有防备,被毒箭射穿了左小腿。从此,父亲好长一段时间就只好躺在床上。祸不单行,看到唯一的儿子受伤严重,奶奶心疼不已,加之年事已高,经受不起打

击,一病不起,不久也就去世了。在料理丧事的时候,父亲不能跪拜,只能搬把椅子坐在灵柩旁伤心流泪。奶奶的墓地离家里有十多里。下葬那天,有人劝父亲坐轿子送奶奶上山,但父亲坚决不肯,觉得这不应是一个孝子所为。他让人将家里的一把竹椅绑上两根抬杠,形状有点像滑竿,让人抬着他。一路上,他不时向棺木拱手作揖,以表达对奶奶的哀悼和愧疚。

大约是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父亲在装犁,我们则一旁玩耍。他在抽空歇息用水烟筒抽烟的时候,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5角的票子,要我和三哥去三里外的供销社买盐打煤油。当快要接近供销社的时候,才发现那5角钱不见了。这下可大祸临头了。那时的5角钱是什么概念啊,它可以买一斤多猪肉、买五斤砂盐、打三斤半煤油、买十七个肉包子……怎么办?三哥不敢回去面对父亲,就对我说,“钱是我丢的,你先回去和父亲说,父亲应该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傻傻地听了三哥的话,站在父亲面前,鼓起勇气说了句“三哥把钱丢了”,开始父亲可能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待他听清“钱丢了”三个字后,放下手中的斧头,顺

手就给我一巴掌。我摸着热辣辣的脸,哭了起来。也难怪,日子艰难啊,父亲一个人要撑起一个这样大的家庭,挣一分钱都不容易,何况5角钱,它会让全家吃多少餐淡菜,熬多少个黑夜。父亲是很疼爱我的,他从来没有打过我,记得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由于过度劳累,父亲染上了肺结核,每天咳嗽不止,1960年就去世了。去世的时候由于太突然,就我一个儿子守在身旁……

母亲也是用她那羸弱的身体和父亲共同支撑起这个家的。别的不说,光一大家子的一日两餐、缝补浆洗就够她操劳的了。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去山上捞柴回来做早餐,白天要帮着父亲下地干农活,晚上还要就着微弱的豆油灯给我们兄弟姐妹缝补衣服。边补还要边颤着喉咙唱儿歌:“身上连,中状元;身上补,做知府。”她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激励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力求上进的。

记得是一个春荒时节,父亲生病在床,家里揭不开锅了,那时大哥带队在洞口一带剿匪,已经半年没有音讯。母亲听说离我家二十多里的一个地方开仓卖粮,只好穿上草

鞋,带着身体瘦小的二哥前去购粮。母亲和二哥各挑了40斤谷子,母子互相照应,互相鼓励,沿着崎岖山路慢慢往回走。母亲从来没出过远门,更没有挑担子走过远路。天黑好久了,还不见他们两个回家,一家人都急了,打着火把去接,接了近3里地,才见到他们的身影。回到家里,脱下母亲的草鞋,可怜“三寸金莲”变得血肉模糊。我的眼睛模糊了——做儿子的什么时候才不让母亲劳累,让她过上好日子啊。

父亲去世了,母亲年纪大了,本该安享晚年了。但是,儿子媳妇都要去生产队挣工分糊口,一群年纪尚幼的孙崽孙女怎么办呢?母亲只得又担当起了照看的责任。记得那时需要看管的有十来个,小的还在坐摇篮,大的还没进小学。怎么办啊,门前又有两口水塘,母亲生怕有什么闪失,一天到晚除给这十来个人喂饭擦屁股外,还要拿着一根拐杖在水塘边巡逻。待媳妇们收工回家后,她“交完差”四身骨头就像散了架一样躺在床上,连饭都不想吃。母亲常对我们说,她就是一个劳累的“八字”,但在我们看来就是子女无能。

后来,兄弟们的家境稍好了点,我也参加了工作。当时我每月工资36元,在其他兄弟提供口粮的基础上,我每月给母亲5元的零花钱,她感到很满足。我还不时接她来城里暂住,逛逛公园,看看她喜欢的花鼓戏,算是享了几天清福。(作者系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



晨光

刘玉松 摄

●精神家园

人生不惑

安 宁

我已经快要40岁了。这是我的中年,色泽沉郁温和又明亮清透的中年。我爱此刻的自己,虽不再是盛夏璀璨的花儿,但却以饱满果实的形态,安静地缀在秋天的枝头。枝叶婆娑,光影闪烁,云朵倒映在水中,一切都静寂无声。而在接下来的十年,我的皮囊将汁液枯竭,皱纹横生,犹如衰朽的老树,岁月在它的身上,无情地刻下千沟万壑。但这副不再新鲜动人的皮囊,也必将在某一个时刻,带我抵达人生中最为开阔的高处。我站在那里,遍览眼前的风景,将它们默默记下,再把我追寻了半生的荣光,存放在山顶,而后转身,一个人慢慢下山。在过去的40年里,我遇到过很多人。他们的一生难忘,却再无相见;有的清寂如茶,结为君子之交;有的彼此远离,老死不相往来;有的擦肩而过,自此杳无音讯;有的永远都只是点赞或者点头之交。而在未来的十年,我将会遇到更多的人,他们站在某个人生的拐角,等待着我。就像一株木槿,等待着一阵远方吹来的风。但我最想遇到的,却还是自己:一个日渐老去,但却成熟柔韧又开阔的自己。相比起那些来来往往的过客,唯有自己,让

我在审视强大的命运、生与死、灵与肉这些抽象的哲学问题的时候,能够放下人际的负累,成为一个纯粹的生命个体,一个被洗涤过的洁净的人。

这是我最喜欢的人生状态。在我29岁四处奔走寻找工作的时候,我并未想到,十年的光阴,会让我变成现在的模样。我站在镜子前,注视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她;相比起同龄的人,每天“放任”自己睡到自然醒的她,似乎并未有太多的皱纹,如果她只是唇角上扬保持微笑的话;但若尽情地大笑,皱纹便会从眼角处溢出,并毫不留情地向对面的人宣布,这个外表依然年轻的女人,她其实已经老了。她非常爱美,会细心地拔掉每一根浮出水面的白发,但她又坦然接受这样的老去,仿佛此刻行至人生中途的她,正坐在独属于自己的静谧花园里读书……

而在接下来的十年,我将放慢脚步,与女儿重新历经一次成长。我在过去贫困的童年里,不曾看到过的世间的风景,我会带她一一走过。所有父母过去给予我的错误的教育,我都将全部摒弃。我深深地爱她,但并不因爱而心生控制。她从我的身体里抵达这个世界,却成为一个与我相似又完

全不同的生命个体。给予她生命平等的尊重,与独立行走的自由,将是我未来必修的功课。

我很想知道自己在未来的十年,将会变成什么模样。我甚至为此希望有一面可以照见未来时空的镜子,让我看一眼这个与我和平相处了近40年的皮囊,将有怎样的神情?是陈旧腐朽到让人厌恶,还是淡定从容到让人敬重?有位哲人说,我们每个人死亡时的样子,都是由自己生前的点点滴滴汇聚而成。我无法决定未来的自己,却可以从此刻起,为遇到一个皮囊苍老、却灵魂高贵的自己,去收集哪怕细如尘埃般的光亮。这光亮将温暖卑微的我,也必将照亮与我擦肩而过的路人。

许多时候,人们总是寄希望于他者,渴望遇到可以给自己带来机遇或者幸福的朋友、贵人、师长,却独独忘了,对自我生命的认知、探索与尊重,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更为重要。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这不惑中,更多地是对自己的不惑,接纳并不完美的自己,认识到万千生命都有缺陷,而人生也不总是一帆风顺。得与失,进与退,美与丑,勇敢与怯懦,高尚与卑劣,真相与谣言,希望与失望,总是相伴而生;犹如生与死,也随时伴随我们的左右。

所以在过去的十年里,我怎样度过,抵达从容不迫的现在,未来的十年,我也将怎样度过,成为愈发悲悯开阔的自己。

(安宁,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湘西南诗会

崑山·情话(组诗)

王鹏

泄密辣椒峰的情话

我是从一块儿,从一块儿刻着“山盟”的石碑开始一步步走进崑山的怀抱的如酥细雨在我睫毛上晶莹辣椒峰兀自地伫立在那里伫立在淡淡的云雾里本该是羞红了的脸蛋儿此刻蒙上了一袭羞涩的纱衣是的,盼了十七年此刻与君再相逢,君不知流光已将黑发染成灰白的思绪我仰望着你,我凝望着你你从远古等到了今世就是为了与懂你的少年郎相遇好以火辣辣的热情火辣辣的爱温暖这个飘着细雨的料峭的春天温暖红尘里为你驻足的脚步温暖人海里为你回眸的那朵眼神

猜想骆驼峰的沉默

你不知道,你不会知道,你不知道你像新宁人的闯劲那样你不知道你已将中国驮到了世界驮去了唐诗宋词和绵醇的酒香驮进了苍茫的历史安暖的现在以及无限的未来但我知道,知道你在那里在那里默默地,默默地给力用驮过瓷器、茶叶和丝绸的脊背驮起了一个民族升腾环宇的梦想

临摹八角寨的形象

形容一种磅礴的气场有时我们也许会词穷比如当我们忽然面对八角寨的时候站着,是的,请你站着请一定要以站着的姿态俯瞰这一望无际的苍茫这一片苍茫也许是鲸鱼闹海的胜景也许是万马奔腾的形象站着,是的,请你站着请一定要以站着的姿态

俯瞰这一望无际的苍茫这一片苍茫也许是惊涛拍岸的巨响也许是勇往无前的海浪我凝望着你,凝望着你凝望着八角寨的美仿佛望见了

情迷静静的夫夷江

十七年前,我与你的邂逅释放了,释放了你我交汇时互放的光亮那一刻匍匐于你的碧波清浪我一次次遐想,一次次遐想如果,如果今生能够就这样就这样匍匐在你的眼眸里该有多好,那样我就可以可以呼吸着你的呼吸可以轻吻着你的脸庞今天,是的,就在今天我以另一个角度将你端详就像当年轻狂的苏轼那样我装作不认识你,而你呀而你也装作不认识我一样其实,你还是原来的模样静静地漫流,无声地吟唱而我,我不怪你,我不怪你因为,今天归来的已不是少年郎而是,而是一根历经沧海的拐杖

我在天一巷等你

等你,在天一巷用我码放的诗句为你铺设攀登的阶梯

等你,在天一巷这一线天的空间啊只能,只能盛放下我爱你的秘密

等你,在天一巷你若不来我就把自己化为,化为石壁上一粒小小的苔米运用量子纠缠的原理与远在天涯的你发生交集

等你,在天一巷今生以及来世我在天一巷等你……

(王鹏,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湖南省诗歌学会顾问)

●樟树垅茶座

慎走名利场

刘立新

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到金山寺问高僧法磐:“长江中船只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到底要过多少条船啊?”法磐回答: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多少人一生为了出名,用尽浑身解数,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只要出名,不怕出丑。

现实中,为了出名而出怪招的人多得很。比如,有些歌手唱不出一首动听的歌,有些演员演不出一部有价值的电影或电视剧,有些作者写不出一篇惊世的文章。于是,他们就创造绯闻,通过绯闻炒作。于是乎,不会唱歌的歌手成了歌星,不会演戏的演员成了明星,不会写文章的作者成了名家。中国人太喜欢“捧”了。还有造假也可以出名。有人说,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是真的外,其他都是假的。也

许此话有点绝对,但假货确实数不胜数。假学历、假年龄、假论文、假奶粉、假烟酒、假货币等等,人所共知,凭借这些假货而出名的也大有人在。比如,本已快到退休年龄,年龄一改,又可以“继续革命”几年,也许还能碰上提拔的机会。有了论文就可以晋升高级职称,屠呦呦就因为缺少论文而没有被评为院士,她只知道埋头于科研,不用心去鼓捣论文扩大知名度。

有人说,一个人过分地追求名利,就会减少人的本真和善良,也会活得很累很紧张。作家刘诚龙说,他们只在乎“特立独行”,只在乎“危言耸听”,只在乎“抓人眼球”,为了“现眼”,不管“捧”了。还有造假也可以出名。有人说,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是真的外,其他都是假的。也